

丁力著

涨停板

DietingBan

跌停板

ZhangtingBan

长篇



● 群众出版社

小说

ZhangtingBan
涨停板 跌停板
DietingBan

1247.5/249

ZhangtingBan

涨停板 跌停板

DietingBan

丁力 著

群众出版社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涨停板, 跌停板/丁力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1
ISBN 7-5014-3092-6

I. 涨…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1672 号

涨停板 跌停板

丁力 著

责任编辑: 杨桂峰

封面设计: 郝大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52 千字

印 张: 7.2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092-6/I·1309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极具冲击力的财经小说，深刻的人生哲理蕴藏于丰富的经济信息之中，令您目不暇接，给您强烈震撼！

几个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年龄，却为着同一个目标来深圳打拼的湖南老乡，带着对故乡的眷顾，对财富的渴求，在收购兼并国营铅锑矿的商战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这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几涨几跌。涨跌的背后，展示了他们各自的人格魅力、商海谋略、为人之道。收购的结果出人意料。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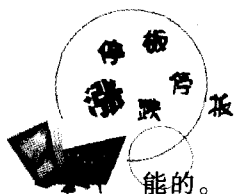
股票也抽风。

“湘锆镔”头两天还日日涨停板，这两天却又天天跌停板。

今天更好，不但继续跌停板，而且在跌停板的位置上挂了足够量的卖单，封得死死的。即便真有人见义勇为，敢顶风买进，成交的也只能是前面的挂单，决轮不到他何开镰。这样，何开镰手中的“湘锆镔”一股也抛售不掉；而如果抛售不掉，他就没有两千万现金支付湘南市国资办，那么，按照收购协议，就是康大实业违约；湘南市国资办就可以按协议规定宣布收购失败，一千万首期资金罚没，还要承担其他的相关责任，后果不堪设想。

何开镰走的本来是一步妙棋。在开始有意向收购“湘锆镔”之前他就悄悄地在二级市场上吸纳该只股票，等到签定正式的收购合同并且支付第一笔款了，消息对外一公布，股价肯定飞涨。这时候他再抛出去，二级市场差价收益正好可以支付后续付款。没想到现在收购合同已经签了，第一笔款也付了，到了该抛出去的关键时候，却一股也卖不掉，彻底打乱了何开镰的全盘计划。而且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最有可能帮他摆脱困境的两个好兄弟——高岩和石学刚竟突然人间蒸发！

何开镰纵然再有大将风度，想装成若无其事是不可



能的。

“高岩在哪里？”何开镰问。

“我也找不到他，”何小珍说，“他两天没有开手机了。”

何小珍是何开镰的妹妹，在自己的同胞妹妹面前，不装也罢。

何小珍在这样说话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

因为，高岩是她的男朋友。这里是二十一世纪的深圳，男女之间只要能够说是“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他们之间的实际关系你怎么想像也不算过分。不仅如此，他们俩的关系还是前两天当众宣布的，宣布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场，甚至包括他们家乡湘南市的父母官胡良清市长。但是，宣布完了高岩就突然消失了。所以，何小珍的心里面未必比哥哥何开镰好受。

“石学刚呢？”何开镰又问。问得比刚才急，明显有点儿紧张。

“也找不到。”何小珍说。

“找徐秀文，”何开镰说，“快！找徐秀文。她一定知道石学刚在哪里。”

“找了，”何小珍说，“她比你还急呢。”

何小珍没有说瞎话。徐秀文是石学刚的老婆，正宗的结发夫妻，一贯忠厚老实的丈夫突然失踪两天，她能不急吗？

“怎么，她也找不到石学刚？”何开镰吃惊地问。

何小珍点点头，算是回答。

“那就是有人暗算我们了。”何开镰说，“要不然怎么这么巧。是不是他们俩被绑架了？”

何小珍没有说话，这时候她站在窗户边，眼睛看着窗外，但不是具体看哪个目标，是那种非常茫然的看，或者说是看



呆,相当于发傻。

“报警,”何开镰说,“对,报警!打119。”

“是110。”何小珍纠正说。

“对,打110。”何开镰说。

何开镰说着就要打电话。

“等一下。”何小珍说。

“干吗?”

“我来打,”何小珍说,“我打给徐秀文。要报警也应当由她报。”

何开镰想想也是。自己跟石学刚和高岩虽然称兄道弟,但法律上并不承认这种关系,不比徐秀文,她是石学刚的老婆,她报警更加名正言顺,公安局也可能会更加慎重一些。

“对,找徐秀文,让她报警。”何开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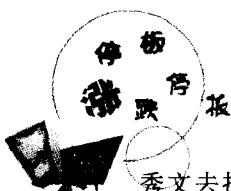
何小珍照办了。

何小珍感觉自己现在比她哥哥何开镰清醒。她刚才在窗户边上并不是真的发傻,而是认真地动了一番脑筋。她不让哥哥直接向公安局报警,而让石学刚的老婆徐秀文报警,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事实上,何小珍根本就不相信会有什么突然绑架高岩和石学刚。要说绑架高岩或许还有可能,石学刚那么老实巴交,从来都不得罪任何人,谁绑架他干什么?

她甚至怀疑,在“湘锆镨”跌停板位置上上面挂大笔卖单的就是高岩,因为只有高岩才有能力这样做,别人就是想做,手里面也没有那么多筹码呀。

但是让何小珍感到纳闷的是:石学刚怎么也找不到了,难道他跟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关系?何小珍想不通,所以,她让徐



秀文去报警,正好可以试一试徐秀文有没有参与这件事。只要徐秀文没有参与,这事还有救。

何小珍相信,只要徐秀文一报警,并且告诉公安局高岩和石学刚的车牌号码,公安局马上就能查出他们在什么地方。

何小珍知道,高岩的车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公安一查一个准儿,他们跑不了。

只要找到高岩了,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的。但是在找到高岩之前,何小珍不想对哥哥说这些。万一是误会了呢?现在什么样的怪事都有可能发生,比如现在,外面的那些散户怎么知道“湘锬鏢”一会儿涨停板,一会儿有跌停板的真实内幕呢?

何小珍明白,现在不能跟哥哥何开镰说,她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

何开镰现在的表现确实没有妹妹何小珍清醒。他仿佛有点心不在焉,半天不说话,一说话就是突然冒出来一声,吓死人的。仿佛是一个人戴着耳机在听英语,你跟他说话他听不见,你只好大声地嚷,你一嚷他听见了,会突然摘掉耳机,大声问“你说什么?”反而把问话的人吓一跳。

何开镰其实是有心事的。

他感觉这件事情肯定跟高岩有关,但是他想不通跟石学刚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两天他一直独自在想。他只能自己一个人苦思冥想,他不能对任何人说,包括不能跟自己的妹妹何小珍说。因为高岩是小珍的男朋友,而且说实话,她这个男朋友实际上还是何开镰有意撮合的。在最后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他不想把自己不成熟的猜测和判断随意对妹妹说。一方面他不想因为自己可能是错误的判断而错误地影响妹妹的个人感情;另一方面他也担心万一不是这么回事,自己现在说



多了,将来妹妹跟高岩一结婚,小两口在一起会当笑话把这段故事说出来,必然会引起高岩的不愉快。

对于何开镰来说,高岩不仅是他的同乡好兄弟,而且是他未来的妹夫,更是他生意上的伙伴。包括收购“湘锆锶”这件事情,其实始作俑者正是高岩。这让何开镰不能不多多思考,但是时间又不允许他有太多的思考,所以,何开镰现在心神不定,甚至是心不在焉的表现是非常正常的。

何开镰正在想着,何小珍突然神经质似的说:“不行。走,我们在这里傻等没有用,我们陪徐秀文一起去报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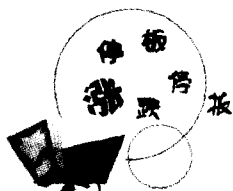
“不是打通电话了吗?”何开镰说。

“那我们也要跟徐秀文在一起。”何小珍说。

“那好吧。”何开镰同意了。

何开镰现在仿佛已经没有主意了,或者说是主意太多了,主意太多了自己就反而拿不定主意,既然自己拿不定主意,还不如听妹妹何小珍的。何小珍是自己的亲妹妹,血浓于水。何小珍是不会害自己的。

于是,他们俩一面用手机跟徐秀文保持联系,一面驾车去跟徐秀文会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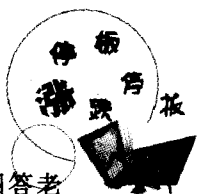
2

湘南是个小地方。以前叫湘南县，前两年改成湘南市。虽然是县级市，地界也是一寸没长，但是听起来大了许多。

湘南小是小，但她挨着京广线，这就让湘南人沾了不少光。比如来深圳，从湘南来深圳就特别方便。事实上，从湘南上火车后，几乎刚一启动就进入了广东，既然进入广东了，离深圳还远吗？因此，湘南虽然不大，但是来深圳的人不少。何开镰、高岩和石学刚他们就是从湘南来深圳的。

何开镰、高岩、石学刚他们虽然都来自于湘南，但是在湘南他们并不认识。湘南虽然不大，但是也有城有镇有乡村。大城市该有的她一样不缺，一件不少。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关系，就像漂亮的女人与丑女人的关系，外表给人的感觉相差甚大，其实身上的东西和功能没有多少差别。丑女人照样生孩子，说不定生的小孩比漂亮的女人生的孩子更健康。

何开镰家住城关镇，也就是住县城。湘南这一点倒是跟大城市的叫法不一样。大城市的市区往往分为几个区，小县城没有区，小县城把区改为镇，好比美女身上的乳房到了丑女身上被叫成奶子一样。湘南县的县城就叫做城关镇。何开镰住县城里，但是真正的老湘南不这么叫。在深圳，碰见湘南老乡，问：湘南哪里个？何开镰不能回答“就是湘南县的”。如



果回答“就是湘南县的”，那就等于没有回答，而没有回答老乡的问题是不礼貌的。何开镰也不能回答“县城的”，如果回答“县城的”，就显得生分，显得不谦虚，显得不亲切。何开镰的标准回答应该是“城关镇的”。这样回答才地道，才表明你是真正的湘南人。

何开镰是城关镇的，但高岩和石学刚不是。高岩是上河口的，何开镰是锆铈矿的。上河口在城关镇的西北方，锆铈矿在城关镇的西南方，三个地方离得蛮远，所以他们在湘南互不认识。好在何开镰的老婆胡雅丽也是锆铈矿的，所以何开镰跟石学刚说起来还有一些共同的熟人。但是高岩不一样，高岩住在上河口，上河口离县城有几十里地，离锆铈矿更远，并且高岩比何开镰和石学刚他们年龄要小一轮。所以，无论是何开镰还是石学刚，他们在湘南是没法认识高岩的。

上河口离县城不但远，而且非常偏僻，过去除了贩运毛竹、木材和其他山货的商贩，城关镇的人一般很少去上河口。

湘南人说去上河口也不叫“到上河口去”，而是叫“上去”。在湘南，“上河口”是官方语言，真正的湘南人不这么叫。真正的湘南人叫上河口为“高头”。至于为什么叫“高头”，已经无法考证，反正湘南人一直都是这么叫。现在我们只能推断，大约是上河口那个地方的地势比湘南县城海拔高的缘故吧。

上河口的海拔确实比县城高。从县城到上河口，现在有汽车，但是过去没有，过去上河口的人要是来县城，直接乘一叶竹筏，顺流而下，两个时辰就到了。但是回去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回去的时候必须请纤夫拉纤。纤夫拉纤的时候也没有流行歌曲《纤夫的爱》里面那般轻松与浪漫。事实上，当纤夫是非常辛苦的，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不能穿鞋子，必须光着脚，光



着脚才能踩稳了，不打滑。事实上，小溪的两边根本就没有正经的路，纤夫在拉纤的时候，必须一会儿在岸上走，一会儿又到水里面走，一会儿从东岸走，一会儿从西岸走。当纤夫从东岸跨到西岸，或是从西岸跨到东岸，或者遇上一段两边都是峭壁，没路可走又必须直接在小溪中趟水前进时，穿鞋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夏天可能还好一些，大冬天光着脚走在河水里的滋味好受吗？还有心思想着“妹妹坐船头”吗？

何开镰在城关镇住了那么多年，几乎每天都看着“高头”的人下来，“高头”的人要想对外发生联系就必须下来。但是何开镰自己却一次也没有“上去”过。何开镰的老婆胡雅丽倒是“上去”过的。据胡雅丽自己说，那也是她很小的时候的事情。那时候他们家刚从长沙搬到锑矿来，有一年暑假，她姑妈带着表妹从长沙来锑矿看望他们，父亲觉得湘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招待姑妈的，于是就带着全家去上河口一次，玩玩，也顺便买一些土特产。后来胡雅丽对何开镰谈起这件事，总不是那么很开心，也根本就没有什么浪漫。何开镰问为什么，胡雅丽说她觉得那些拉纤的人怪可怜的。光着个脚，打着赤膊，裤腿都圈到了大腿根，头顶着烈日，勾了腰，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胡雅丽说，她当时坐在竹筏上面非常不安心，觉得自己像电影里面旧社会的坏蛋，在欺压穷苦人，心里不是个滋味。

随着经济的发展，胡雅丽当年描述的那种情况已经消失很多年了，但是何开镰最近一次回湘南，却发现这种景象又恢复了。不过，如今人们乘竹筏“上去”的目的与当年完全不是一回事。当年的竹筏是交通工具，人们乘竹筏“上去”是为了赶路。今天的竹筏是旅游工具，人们乘坐竹筏纯粹是为了开心。



何开镰由此就想到了电视大学课程里学到的黑格尔的那个关于否定之否定的理论,历史的重复总是呈螺旋上升式的。

如今交通发达了。如今的湘南人要想买“高头”的土特产,再也不用像当年胡雅丽父亲那样“上去”了。不用出城关镇,在湘南火车站对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市场。不仅有上河口的土特产,还有一些湘南其他乡镇的各种各样的土特产。

有真土特产,也有假的土特产。上河口的土特产主要与毛竹有关,包括各种竹器、竹笋和用毛竹做成的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尽管每个店铺门口都挂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上河口特产”。但这个招牌是专门挂给外地人看的,如果是本地人,或者是由本地人陪着外来的客人逛集市,那个本地人肯定用地道的湘南土语问:“哪里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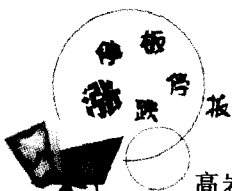
店主要是回答:“高头的。”

本地人还要加上一句:“个是真个?”

店主就会说:“你是么人?我批别个依不敢批你。”

这里的“批”就是“骗”的意思。可见,上河口的竹器是有名的。

上河口不但竹器有名,上河口中学的教学质量也有名。那个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大约是青山绿水远离尘世的缘故,人也清心寡欲,自古就有注重教育的民风。相传,当年伍子胥过韶关,最后得到高人的指点,这个高人就是湘南上河口人。当然,传说就是传说,没有人真的去认真考证。但是自打恢复高考以来,上河口中学的升学率每年都保持较高的水平,以至于后来有些望子成龙和望女成凤的父母,专门托关系把子女从县城送到“高头”读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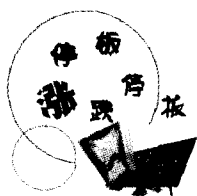
高岩就是上河口人，不需要托关系送的，直接就在上河口读的小学、读的初中、读的高中，直到从上河口考上大学。

高岩上的是湖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据说高考的时候分数很高，说考上清华、北大可能有点玄，但是考上同济、复旦问题是不会太大的。然而作为小地方人，填写志愿的时候他没有敢填得那么高，想着只要能上湖南大学就是很不错的了，于是，就真的上了湖大的土木工程系。

湖大的土木工程系确实是相当不错的。在高岩看起来，既然是重点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将来出来肯定就是工程师。在高岩和他的父母，甚至是他的老师的眼里，“工程师”是非常神圣的三个字，当他们家还是住茅草屋的时候，电影里面的工程师已经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小气车，进门木地板，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比他们镇长家强多了。

然而，等到1993年高岩大学毕业的时候，才发现工程师遍地都是，而且就是他们系里面这些未来工程师的老师，上班下班也只是骑个破自行车，根本没有坐小车的。既然老师都不过如此，那么怎敢指望他们的学生怎么样呢？于是，高岩在大学毕业前夕，进行了认真地思考，反复地调研，最后决定不当什么工程师了，而要改行搞金融，直接与金钱打交道。现在不是一切向前看吗？政府说是“向前看”，老百姓却认为是“向钱看”。既然“向钱看”，不如直接学金融。高岩是学工科的，知道任何一次的能量转换都要造成一些损失，所以，直接与金钱打交道效率最高。

高岩的转行很简单，考研究生。高岩发觉，考金融专业的研究生只有一门专业课需要重新学习，而其他四门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他都是学过的，并且学得肯定比金融专业的毕业



生更深，所以他只要认真准备好那一门专业课就行了。

在毕业论文的阶段，高岩将主要精力放到考研上，结果就真的考上了，而且考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班。虽然内行的人知道这个“班”字并不是褒义词，但是只要最后顺利地通过论文，取得硕士学位，研究生班的研究生和硕士学位研究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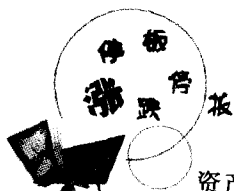
这就很讨巧，如果高岩不是上的研究生班，而是直接上硕士学位研究生，那么按照他的考研分数，可能就进不了人大，而只能进普通大学。高岩认为，同样是硕士，人大的金融硕士比普通大学的还是要金贵一些。所以，高岩上人大的研究生班就讨巧了。

“讨巧”是湘南土话，意思是“占了便宜”。湘南人知道，上河口的人是最会讨巧的。

1996年，取得国际金融硕士学位的高岩自己联系了总部设在深圳的一家综合证券公司。刚开始是在研究发展部搞研究工作，后来高岩不满足仅仅为别人的决策提供研究参考，高岩希望自己决策，于是就跳槽到了另一家新成立的证券公司。新成立的证券公司见高岩是人大的金融硕士，又有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实际工作经验，于是就满足了高岩的愿望，让他进入资产管理部。

高岩发现，跳槽有时候是实现自己跨越性发展的最佳途径。如果高岩不是跳槽，而是在原来那个证券公司，从研发部调到资产管理部，虽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肯定是相当困难。

事实上，为了取得更大的决策权，高岩后来又一次跳槽，当何开镰和石学刚认识他的时候，高岩已经是一家综合类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部的总经理了。



资产管理部在外行人听起来就是一个部门经理，但是内行的人知道，证券公司所谓的资产管理部，事实上就是管理证券公司内部的自营盘的，说白了，就是坐庄的。作为一个综合类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手上掌握的资金通常都是以亿作为单位的，股市上自然呼风唤雨，你说牛不牛？

所以，何开镰、高岩、石学刚三人在一起，虽然何开镰和石学刚都是老板，而高岩只是一个高级白领，并且他的年龄最小，来深圳的时间也最晚，但是高岩在深圳的影响力并不亚于他的两位同乡老大哥。

何小珍刚才怀疑在“湘铅锑”上做手脚的人与高岩有关，看来并非空穴来风。古话讲，知夫莫若妻，何小珍与高岩现在虽然还不是正式的夫妻，但是，如今的男女朋友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程度，往往超过旧时的夫妻，所以，这句话现在用在何小珍与高岩之间也不能算错。



3

何开镰、高岩和石学刚三人能走到一起，并且成为兄弟般的好朋友，还得益于胡良清。

胡良清本不是湘南人，他是在湘南县改市之后才到湘南的。胡良清到湘南市是担任市长。

胡良清不但不是湘南人，他甚至不是湖南人。胡良清跟何开镰年龄差不多，也是从农村打了一个晃晃又回到城里的。但是，胡良清的回城跟何开镰不一样，胡良清回城比他早，而且比他光荣。胡良清是恢复高考以后第一批直接从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里考上大学的。

胡良清是湖北武穴人，上的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有人说武汉大学中文系是专门培养官员的，这一点不管别人信不信，但是胡良清的父亲相信。

父亲胡裴元是武穴市的一名小得不能再小的干部，大约正是“小”的缘故，所以胡裴元最能体会到做官的重要。

胡良清上中学的那一年，正赶上批判孔老二的“读书做官论”。父亲在单位批判，胡良清在学校批判。七批判八批判，有一天父子二人就批判到一起来了。

父亲说：“批判什么，不想做官读书做什么？做官的人不读书怎么行？”